

福

田

雜
誌

7

吉
祥
如
意



PUNYA-KSETRA MAGAZINE 7

-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 佛曆三〇一四
- 發行人：施 國 雄
- 發行處：福 田 雜 誌 社
- 社 址：臺南市70019忠義路2段38巷8號(湛然寺內)
- 郵政劃撥：0366921~4 福田雜誌社帳戶
- 電 話：(06) 222-8518
- 印 刷 廠：南功美術印刷廠(臺南市健康路209~4號)
-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臺誌字第5246號
- 中華郵政南台字第267號執照登記為雜誌類交寄

佛 教 月 誌



§ 台南古刹開元寺成立開元禪學院，分預科、正科、研究等班。即日開始招生報名，至七十六年三月底止。報名表函索即寄。地址：台

南市北園街八九號。

§ 台北文殊佛教文化中心，為推展佛教新軍，主辦項目繁多，包括：

共修、經典印行、法物流通、參方等。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六二號十二F-15。

§ 台南縣菩提寺佛陀學術研究院，新設高（中）級班。招收男衆。地點：臺南縣關廟鄉千佛山菩提寺。電話：（〇六）五九五八一〇六一七。

§ 長期贈送善書，已歷多年之彰化三十一信箱大華社，贈書計有：博士界的論辯、可許則許、皈依三寶品、興慈法師開示錄、觀音靈感錄、日用偈咒及行法規儀等。需者請逕洽該社索取。

§ 港台教界人士倡印華嚴經疏纂要，精裝十冊。台灣預約地址：瑞芳金山寺，台北縣瑞芳鎮頌德里汽車路142號

§ 佛教長者莫正熹老居士，於七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捨報往生，享年八十八歲。

§ 高雄佛教護僧會，於元月四日，假宏法寺，召開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 由妙蓮老法師開山，靈巖山寺念佛堂，於元月十一日，舉行開光大典。

§ 佛教眼淨和尚紀念獎助學金七十五年度申請已公布結果，南部八縣市共獎助大專學院及高中高職學生九十五名，另台灣地區佛學院僧等十二名，獎金總額廿一萬柒仟元。

本期目錄

◎ 大願地藏菩薩聖像

◎ 佛教月誌

◎ 社論：新舊

◎ 湛然不染

◎ 自在光

◎ 慈觀

◎ 入定

◎ 過堂—夏中一日第一章之五 / 香幢

◎ 福田功德會75年12月份會務報導

◎ 楚石禪詩欣賞（六）

◎ 福田詩偈

◎ 希箋

◎ 敬念莫老

◎ 懷念外祖父

◎ 懷恩師—莫老居士正熹 / 蔡春香

◎ 我爹的種種

◎ 英倫來鴻

◎ 懷念

/ 蔡美昭

◎ 湛然寺七十六年度共修表

◎ 免費贈閱

• 園地公開

歡迎函索

又至歲暮，峭寒鄉影生心，觸傷遊子思緒，魂搖莫持。熏爐香冷，蒼茫黃昏，殘

月曉風，佛隴茅蓬亦有寒鶴悽苦，塞北故園，聲野重聽。時移物換，窗外窮蒼：

「北斗周天，送元英之故節；東風拂地，啓青陽之芳辰。」

元英，冬之異名，冬氣黑濁。送走冬季，猶學佛除屬惡，懺宿業，蠲染轉淨。崇仰諸
佛法門，若拱北斗。東風春氣，太陽不寒不熱，清和溫熙，稱為青陽。喻學佛前程，
不躁不怠。惟當勤精進，當共至寶所。春又稱發生，初發心即成佛道。好開始，即成
功，請慎於始。

新

社論

舊

曠觀佛教，能有今日龐大思想體系，正法積厚，無量解脫。釋迦如來先河先導，
亦有賴代代佛子，採涉保存，食古而化。又能適應時代，味新知識，日新又新。吸捨
立破，發揮高度巧妙四智。值此一元復始，萬象更新，人人穿新衣，佩瓔珞，繫寶珠
之時，且祝：佛法風行天上天下，三界內外，義學萬古光芒永照。發揚包容一切經義
之止觀法門，定慧雙照，一切有情。禪子早離火宅，窮子已回寶藏之家。



新年元旦已過，舊年春節將至。新舊交際，以常理言，舊者應居前，新者應隨後。
。而今十百年曆法，皆是新年朝先，舊年殿後。先新後舊，時光顛倒，娛樂不減，處
之泰然，允為世間一大公案。極類禪宗常談：三斗吃不飽，二斗却有餘，令人疑情大
啟，添一新年悟道契機。今取神鼎洪誼頌首山省念新婦騎驢公案一則請參，以作本刊
獻給看官新年賀禮：

「新婦騎驢阿家牽，誰後復誰先。張三與李四，拱手賀堯年！從上諸聖總皆然，
起坐忪諸沒兩般。有問又須向伊道：新婦騎驢阿家牽。」

湛然不染

自在光

世尊偈云：如「芬陀利（白蓮華）」生，雖生於水中，而未曾著水。我雖生世間，不爲世間著。

聖賢觀性，衆生著相；聖賢心能轉境，衆生心被境轉；聖賢得離一切諸相，衆生處處見處處著。以世法來說，不可以貌取人；以佛法來說，不可對相有所執著。老子說：「狀不同而智同，智不必同而狀同，聖人取同智而遺同狀，衆人取同狀而遺同智。狀與我同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而戴角，分牙而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以狀而見疏矣。」

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與人同，而有禽獸之心。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

老子只是人間聖賢，他教我們：人不可貌相，要以智取人；而菩薩要想修學成佛，就應遠離一切相，而發無上菩提心。所謂離一切相，是說不僅四相要離，就是有相、空相、亦有亦空相、非有非空相亦要離，並離忍相、離離相，離到沒有能離所離時，還要把能離所離的念頭也離掉，才算是離一切相。

有人家財萬貫，終生受用不盡。可是他無福消受，偏偏放著家財不管，出外尋寶。任憑「盜賊（煩惱魔、事務魔、病魔）」入侵，將家中財富洗劫一空。更有人本來擁有一只「百寶瓶」，瓶裏百寶俱足，只是被一重重的「黑紙（無明）」裹住了，瓶中的寶氣自然顯露不出來。他四處尋寶，以爲瓶中放進更多的稀世珍寶，就能顯發寶氣來。結果是空去空回，事與願違。大地衆生本俱如來德相，前者不知守住「家財（本俱性德）」，使其「飛黃騰達（加上修德）」；後者不知瓶中「珠光寶氣（眞如實性）」俱足，只是被「黑紙（無明）」裹住。前者只要守住家財，善加利用；後者只要剝去層層黑紙，兩者無須浪跡天涯，四處尋寶，一切財富、珠光寶氣不就顯露無遺了嗎？

宋人鶴林玉露載某女尼的悟道詩云：

「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嶺頭雲；

歸來偶把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

此首詩偈爲七言絕句，以「雲」與「分」爲韻腳，其內容在於指明人之自性本自俱足，只要反省而誠，向內證悟，就可

明心見性，獲得人生的樂趣。如果心光外流，騎驢覓驢就會迷失自我，痛苦一生。因為快樂的源泉在於自性之清淨。人能善持自性，離菩提大道不遠。

大般若經云：

若無所得，即是得、即是現觀、即是無上正等菩提。

復云：

能行如是無所得般若波羅蜜多，一切惡魔皆不能壞。……一刹那心則能具攝六種波羅蜜多，亦能具攝一切法。亦能具攝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隨形好。

湛然——就是形容清淨光明，沒有一些渣滓的意思。

不染——就是不染著絲毫污穢塵垢，裡外透澈的意思。

偈云：

萬花叢裏過，片葉不沾身；

安禪何須山水地，滅卻心頭火自涼。

所謂「放下」不是不幹，不幹是小乘，幹而心不染，無憎無愛是謂自在三昧。

佛是覺者，也是衆生的大醫王；菩薩就是慈悲的化身。你誇他，他始終以慈眉善眼，一臉慈悲對待你。而你呢？當你的六根與六塵相對應時，六識所映現的貪染執著又是如何？對眼前美食是否食指欲動？見到花花綠綠的鈔票是否怦然心動？

會不會常常對你的生活環境感到不滿？常常爲了一隻小蚊子叮

你而非置牠於死地不可？見到友人的成就榮譽，心裡是否想說：有什麼了不起？是不是常以情緒待人？一句不中聽的話，會使你飲食不安，輾轉難眠？如是，則與三惡道衆生的心念相呼應，與佛心、慈悲心不相印。

我們學佛、拜佛，就是要體悟佛菩薩的神聖、偉大、慈悲、莊嚴、清淨，而後依教而行。只要時時觀照自己，反省自己，無始的無明業識自然就會日漸減少，淨業日增了。

只要你願意，將下文落實到日常生活中，慢慢的就可以熏習出慈悲心來：

睡醒時——願衆生早登覺道。

下牀時——願行走不傷小昆蟲。

萬一不慎踩死小動物——願牠往生佛淨土。

步行時——願一切衆生都能捨貪、瞋。

出門時——願一切衆生能免於煩惱的逼迫。

大小便時——願一切衆生都能捨貪、瞋。

洗滌污穢時——願一切衆生身心清淨，沒有瑕疪或污垢。

開燈時——願一切衆生都能夠運用智慧的光芒，照破一切幽暗迷惑。

就寢時——願一切衆生身體安穩，心不散亂。

只知有己，不知有他，乃衆生染識。一切時處爲一切衆生慈悲喜捨，離佛不遠，與佛心相印了。普願沈溺諸衆生，速往無量光佛刹！

慧觀

法西老居士 往生傳

家歡喜照辦。

二、

：使慧觀有因緣護持法西老居士往生。
法西老居士，爲慧觀俗家祖父。法西是居士
往生後，代他請師父皈依之法名。

老居士年輕時，曾作僧衆事於佛寺，後却緣
惺不克親近道場。雖有道友共勉，也因謝世而無
人提攜。可惜不聞正法！皈依過，竟連法名都不
記得。

居士祇長年茹素而已，除去往生咒，並未修
學念佛法門。

居士平日勤勞，身體朗健。即最近幾年，若
有疾病，亦很快恢復。唯這一年來，臥榻不起，
且兩眼失明。一切日常起居，由長房兒孫照顧，
尤其長孫慧嵩，可謂極盡孝思。

居士於去年九月，一度病重，俗家一直要慧

觀前往探望，師父慈悲，教爲居士說念佛法門。

慧聞師同行，他深體師父弘揚淨土之悲願。

去居士家，慈悲在病榻前，開示極樂世界依報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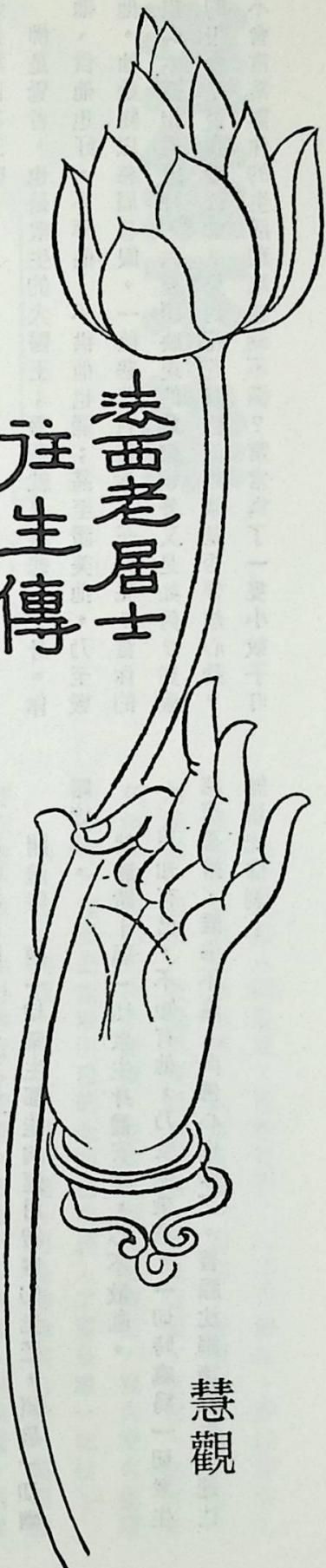
報，使兩位老年居士，法喜充滿，發心念佛。慧

觀於旁聞法，讚歎不絕，亦極想往生。

當時上廣下欽老和尚即將傳戒，爲使老居士

增福增慧，便教供養三寶及印經至戒場結緣。俗

說他們是橫溪的三寶佛。有三個，是人哪……



三寶殿。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長媳（俗家母

親）問道：「橫溪在那裏？」慧聞師與慧觀恍然

大悟，異口同聲答出：「橫溪在我們那裏。」俗

家稱淨苑所在，都稱三峽，少言橫溪。難怪要問

橫溪在那裏。老居士眼睛失明，而看見三寶佛，

那是佛來迎接吧？是不是他就要往生了？

居士之二女婿接來桃園有名的醫師，仍要打

針。慧觀很想屏絕醫藥，看他們的孝心如此，祇

有隨緣。

本來居士還算安穩。打了點滴不久，怎麼輾

轉不寧？後來不能念佛了，祇一直喊娘叫苦。打

開棉被一看，原來手臂腫了一大片，點滴雖通，

沒進去血管。慧觀馬上決定拔去針頭，並告訴大

家，醫藥不是根本辦法了。

慧聞師與慧觀決定，提起「南無阿彌陀佛」

名號。

居士是十二日的半夜被俗家三叔接回鄉下老

家的，屋旁就是臺灣海峽，念佛儘管大聲，不會

因爲左鄰右舍而不敢放聲地念。

阿彌陀佛，萬德洪名，不可思議，功德無量。老居士慢慢安靜下來。慧聞師在旁邊提醒

決定心生決定境。慧觀深信，阿彌陀佛一定接引他往生西方。

從晚上七點多念到九點多，老居士已經安靜休息。我們想回寺，第二天有念佛會，念佛會後接連絡再來亦可。

俗家父親、叔父、姑母們商議，就為居士換衣服了。慧聞師慈悲，再為念佛。念佛中，俗家父親、叔父、姑丈們為他「搬鋪」，移至大廳。以習俗看，這是要送他走了。慧觀本祇要為念佛，其他事一概不再建議，故祇有佛號不斷。

陸續趕到的孫子輩，慧憲、慧筠、慧衡、慧嵩、慧克、慧彥、如行……一個個加進來念佛，自動長跪合掌，至誠懇切。這一幕是令人感動的。佛號一起，功德無量，確是令人深信不疑的。念至深夜三點，老居士頻頻哈欠，說「愛睏！」既然他祇是愛睏，還沒有要走的樣子，我們也就各自休息了。

吃過早齋，正想提出回寺的話。俗家大妹慧惠來請，趕快過去看望。這時碰到任何情況，都祇有提起一句佛號了。於是再留下為他助念。

看居士呼吸均勻，神識清楚，不知何時往生。慧觀不免會想「阿彌陀佛什麼時候來接引他去？」我這樣算不算至誠懇切？」記起師父耳提面命的「念得清楚，聽得清楚就是。」最後祇告訴自己，祇要聽得清楚，一定往生。

還是打電話請示師父，並向師兄弟們求援，輪班助念。偏偏寺裏電話打不進去，障礙臺查是壞了。祇好寫字條，託俗家妹妹慧箴，直接到寺裏接法師們。

老居士的呼吸有了變化了，間隔拉長，這是要命終了沒錯。佛號要聽得清楚。

怎麼換成口呼氣？俗家父親、叔父他們猜測，大概俗家祖母還在街上的家，俗家祖母要交代事情。趕緊要俗家二姑丈去載。俗家祖母一進門，俗家二姑母就在旁邊問：「爸爸！媽媽來了

，你還有什麼交代？」師父平常開示，臨命終時，不要再問他有何交代，慧聞師與慧觀，馬上跟着。

俗家祖母講，要他跟俗家祖父說：「你見到阿彌陀佛了，就跟阿彌陀佛去，大家都很孝順，你放心。」他照這個話重講一遍，俗家祖父斷氣。大家把佛號提得大聲有力。

這時是農曆二月十四日上午九時二十分。老居士生西。世壽九十。

本來說好不要哭泣，不要搬動，所以大家照辦，繼續念佛。

電話通了，稟白師父情況。師父開示十二小時念佛不斷，之後才再移動……

慧妙師、慧雲師、慧明師再到，輪班助念。有親友聞訊趕來，說：「本來準備要哭泣的，聽說不能哭，要念佛，又見姑丈面貌安祥，很是安慰。以後我也要去你們那裏學佛。」

長孫慧嵩他們極力護持。十二小時助念圓滿，老居士頂門猶溫，往生無疑。

慧觀已經出家，除了念佛護持往生，本打算主意不再參與任何事情。思及俗家祖父是慧觀出家之一大增上緣，忍不住要提出各項建議，俾能如佛所教。幸好大部份的建議能被採納，但有些事情仍是雖極力提倡，終歸失敗。如：開弔之日萬勿動葷，即是。

慧修師兄開示慧觀，情況已經很好，要接引大家從此學佛，往生了最重要，不必堅持如何如何。

慧甫師也盡量安慰，言：成就，是讓我們感激而更求往生；不成就，是讓我們領會世間之不圓滿而更求往生。

俗家父親謂慧觀曰：「假如當初我要你侍候祖父百歲年老，再出家，現在一切聽你辦理。」

話雖如此，慧觀仍自慶出家，以割愛辭親，才遇善知識，得聞彌陀名號，能夠護持俗家祖父。

師父開示，世間一切都是假的，祇有往生是真的，一切都是不急之務，祇有往生是最急之務。信然。

俗家祖父既然往生，其他事情怎麼辦，都隨緣就好。能照辦的，是他老人家的福報，建議失敗的，是慧觀的業障。誠如古德云「因爲事情失敗，不完滿，這才使我常常發大慚愧！能夠曉得自己的德行欠缺，自己的修善不足，那我才可以努力用功，努力改過遷善！」慧觀當深自策勵焉！

這次經驗，深知若要善後如法辦理，必在往生者未臨命終即先留遺囑，事後才有所依據。如：開弔全部素齋、遺體採取火化、大力供養三寶……等。

所幸，法西居士往生了，這是最大的福報，也就一切具足了。

慧觀本爲了報恩與懺悔，決志出家。今見法西往生，不再以爲他是俗家祖父了，他已是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國土的衆生，在那裏與諸上善人聚會一處，畢竟不退，終至成佛。正應發菩提心，再遇臨命終人，盡力護持大家往生，同時回向一切法界衆生都得往生。又，平時要提倡戒殺放生，如法供養。是爲對法西之報恩。

觀世音菩薩聖誕日，慧觀刺舌誌一軼聯。血書題曰：

「心見三寶佛口念阿彌陀
帶業生西方乘願來娑婆」

法西生西矣！真是仗阿彌陀佛大慈大悲，帶業往生的，願他悟無生忍，再來度化娑婆。

慧觀無以報佛菩薩、師父、大衆僧……深恩，唯願護持淨土法門。

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園。是爲之傳。

阿彌陀佛

入定

本刊資料室

入定，也就是住於禪定。但有時也將得道者的示寂，稱爲入定。

定乃三學、五分法身之一。有有心定、無心定等的區別。有些人視入而入定。若欲使入定者出定，宜向其人彈指。根據大唐西域記的記載，摩訶迦葉遵佛遺囑，入定於鷄足山中；另有清辯論師沒身於阿素洛宮，等待彌勒佛出世的記載。大智度論也有入定者，水火不能害，亦不命終的說法。

有關入定者的傳說，極爲常見，茲依古來所傳，略述如下：

一、在西域研句迦國山上的巖穴中，有三位入定者。其形體羸瘦，但鬚髮依

然生長，因此附近居民常爲其剃除。此事見於大唐西域記。

二、北魏慧始禪師，素以神異聞名，常習禪定，五十餘年未曾寢臥。大延年間坐亡於八角寺，停屍二十餘日，容色不改。真君六年，衆人欲將他改葬南郊，開殯視之，儼然不傾壞，衆人皆驚歎不已。此事見於魏書釋老志。

三、隋僧法濟，精進寡欲，善於咒術，帝王曾予與特別禮遇。大業四年坐亡，當衆人剃其髮欲爲之入殮，乍見毛髮又長半寸餘。隋帝歎說：禪師乃入滅定，何可埋也。於是廢朝，並命百官素服送其遺體至蔣州。此事見於續高僧傳。

四、唐朝僧伽和尚，本葱嶺北何國人。龍朔年間，東遊入江淮，屢現神異。景龍二年，曾奉詔入內廷，爲帝說法。景龍四年三月，坐亡於薦福寺。其神采一如生前。帝令歸葬泗州普光玉寺。時人皆以其乃觀音菩薩之化身。其後，輒現靈異。例如大曆十四年，朝廷曾遣使賜絹綵，描其真容，迎回宮中供養。長慶二年，寺塔被焚，但其繪像，絲毫未損。後周亦勅各地設堂宇，安置其法相，且賜予大聖僧伽和尚之號。此事出自宋高僧傳卷十八。

五、北宋初年，明州乾符寺某一僧，時人稱之爲王羅漢。鬆懈戒行且食肉，出言若狂。開寶元年六月坐亡。三日後，人覆其以漆布。一夜托夢告數人，請爲除漆布。次日，漆工除其漆布，見其肉色紅白無損。吳越王錢

氏贈以密修神化尊者之名。此事見於宋高僧傳卷二十二。

六、南宋政和三年四月，西蜀嘉州有大風，林樹受其害者甚多。當時，衆人於毀損的枯株中，發現一入定僧，髮爪均長。

三藏鳴金磬，令其出定。僧出定後自云乃東林寺慧遠法師門下慧持，並請再葬。帝依其請，再葬於陳留。並感其靈異，繪其圖像，頒布天下。此事出自釋氏稽古略卷四。

就上來的記載而論，入定者通常以靜止的坐姿，處於半休止的生命狀態。此乃其有別於木乃伊之處。

目前，在民間還有所謂入定佛、乾和尚、肉身仙等被供奉在各地寺院，備受善男信女崇敬。通常是將修行者的坐姿遺體，加以鍍金，披上法衣，然後安置在龕裏或玻璃箱中。有時朝廷也封以望江佛、苦恨佛等名號。峨嵋山普賢塔、浦口三元庵、蕪湖覺塔寺、嘉定府凌雲寺等，均供奉有這種乾和尚。

大半的乾和尚，是依其修行之力，堪耐餓餓，宴坐於洞窟中，任由身體逐漸枯槁。然而，最常見的，是將屍體置於缸中，施以乾燥劑，二三年後開缸驗之，若已達所預期的乾燥效果，則取出加以鍍金或給予其他人爲的處置；然後奉之於佛堂中。一般人都相信遺體完好不壞，是因其德行高超所致，因此皆予以禮拜崇奉。但這種不壞的遺體與古記所說的入定者，究竟是有差別的。

近年來，在中央亞細亞的考古研究，發現當地在西元七世紀左右，有將死者遺體加以乾燥，然後置於洞窟中的風俗，但這也只是葬法的一種，並不是所謂的入定。

一般說來，人類遺體的保存，有人爲的和自然的二種。又有乾燥及蠟化的不同。通常稱此爲木乃伊，若嚴格說來，這也是錯誤的說法。木乃伊，原本來自波斯，也稱爲蜜人，是使用藥劑，加以處置而成。

(改譯自佛教大辭彙入定條)



過堂

夏中一日第一章之五

香幢

增祇律卷二十三云：「百千世界中，滿中真金施，不如一法施，隨順見真諦。」

法施能令衆生離苦，半偈之施，尙能令行者證道，何況多乎？然今所言者，乃飯食之施。由施飲食故，得永離一切煩惱渴愛，獲益無窮。若歡喜而施，等心而施，柔和而施，恭敬而施，清淨而施，則其功德尤勝，故感將來安樂之報。

月燈三昧經云：「布施乃破憚貪之前陣，入正道之初門。」

四分云：「此乃如來成道於菩提樹下，最初受二賈客蜜鈔之回向偈。今時結齋所以念之，然受者雖無如來德行，仗佛願力，必令施者得安樂也。」既知施者凡所供養，必有願求，或求生天享福，或求解脫輪迴，或求長壽安樂，或求寂靜涅槃，則受者當於三寶前，宣達其願。

如來受食已，尙說此偈回向，所謂何心施者，隨因感果，必得其中如願也。是故，上二句明感，下二句顯應。所謂「端坐受供養，施主蒙安樂」。故云：「若爲樂故施，後必得安樂」也。

回向已，續發願偈云：

「飯食已訖，當願衆生，所作皆辦，具諸佛法。」

終止爲訖，訖者，畢也。謂：受食洗鉢已，正當施法之時也。若不發願回向，則前之三匙五觀，皆爲剩語，有始無終。是故當願一切衆生，究竟一切事也。

所作皆辦者，約事而言；佛世比丘受食竟，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或坐禪，或修觀，增其三學故。略言觀行已周，廚務行堂已畢，惟勤佛道，別無事故。

又夫六凡業識茫茫，二乘尚在半途，祇斷見思惑。等覺前途有路，將盡無明，故尚未名皆辦，唯佛世尊，究竟圓滿，作人之未作，辦人之未辦，二死永忘，故曰具諸佛法。然世人食已，非奔走塵務，便是增長睡眠。今行者於齋畢時，當發願，願一切衆生，作佛之所作，具佛之所具。佛法總具

菩薩善戒經云：「法施者，凡有所說，初無顛倒，是名法施。善能教

誠

一切衆生，是名淨法施。菩薩財施，利益現在，行法施者，則能利益現

在他世。復有財施，或爲衆生作現世苦；法施不爾，爲作現在他世樂事。」

財施不淨，法施清淨；行財施者，不名無邊，法施之施，名無邊施；財施

易得，法施難遇；是名自他利施。」

飯食已畢，稍事整衣威儀，垂目祥坐。維那見衆等皆已食竟，碗筷靜止，即起腔，大眾同念結齋咒偈：

「薩哆喃，三藐三菩提，俱胝喃，怛姪他，唵，折隸主隸準提婆婆訶。所謂布施者，必獲其利益；若爲樂故施，後必得安樂。飯食已訖，當願衆生，所作皆辦，具諸佛法。」

結者，收歸也。齋者，梵語烏哺沙陀；謂不過中食，正午以前所作之食事也。檀越爲生善故，設齋供養衆僧，齋供既畢，仗呪力加護二偈功能，結其善法，令不散失，自他兩利，二施無窮，故云：「結齋」。

結齋先唸準提呪者，願所求如意也，次唸偈文。律制；施頌時須住食，不

住者，即越法罪。毘奈耶破僧事第五云：「四天王各奉一鉢送佛，佛以神力，重疊內之，遂成一鉢。便持此鉢，爲利益有情故，受商主供。受供已，即爲商主說諸呪願，頌曰：『所謂布施者，必獲其利益；若爲樂故施，後必得安樂！』」

布施者，梵語檀那，謂以福利施與人也。布施有三種：

(1)財施：即說法也。用正法勸諭，令人斷惡修善。

(2)法施：即說法也。用正法勸諭，令人斷惡修善。

(3)無畏施：即救危拯難。謂不顧自己的安危，爲解除別人的怖畏。

三種之中，以法施爲最。古云：「財施如燈，但明小室，法施若日，遠照天下。」

菩薩善戒經云：「法施者，凡有所說，初無顛倒，是名法施。善能教

誠

一切衆生，是名淨法施。菩薩財施，利益現在，行法施者，則能利益現

在他世。復有財施，或爲衆生作現世苦；法施不爾，爲作現在他世樂事。」

財施不淨，法施清淨；行財施者，不名無邊，法施之施，名無邊施；財施

易得，法施難遇；是名自他利施。」

七十五年十二月份會務報導

(會訊第63期)

366921-4 福田雜誌社帳戶)

捐款芳名錄

謝賞賜陳文宗侯漢洲葉寶泉朱冬梅林文珠曾國雄李雪梨楊子欽蘇主見周美月林清直黃雲草蔡沈玉璽賴金滿陳真蕙吳日鑑鄭河源陳聖追王萬福王文正吳玉柳陳俊侯迪海達董水治侯梅雪侯秀婉黃慧香陳葉鳳雋吳黃葱李欽偉壹元伍拾壹元壹佰元壹佰伍拾壹元壹仟元

馬敏邱毓文高城許正明周宏欣鄭碧霞
謝武倉曾中明李林炯謝欣容周宏欣
郭春瑾陳勝次郭香智周宏欣
莊蘇靜萍朱冬梅陳勝次
梁基一陳曾金蔡炎坤
婕吳蕙忠林再亨
荅侯淑玉方仁宏陳子榮
玉侯美玉王典修吳蕭玉
華侯雅菱張櫻桂陳宗華
洋侯春桂陳銘傑王富美
邱金葉侯明秀王富美

周王麗蘭 陳希鑑 郭艷秋
朱素貞 侯聖芬 陳永漢
謝昇村 謝陳明瑜 王阿汶
許種玉 鄭海英 梁基一
林江洲 周王麗蘭 梁松嶽
左汝琼 吳森榮 侯梅桂
蔡麗娟 黃清松 陳志翰
陳碧華 吳倉銘 趙超
陳清熹 楊純敏 梁林津
侯淑杏 梅超英 侯梅
王應心 梅純敏 梁基一
甘兆謙 梅超英 王松嶽

許明杰 徐李笑 吳麗紅 羅競生 劉美珠 王靜美 呂徐秀 香光師 侯佳雯 陳瑞隆
陳麗安

吳玉鳳 陳素琴 何啓明 王玉治 林和玉 蔡錦雀
蔡雪映 許王汨 陳美吟 陳魏秀 陳作人 蕭本顏

妙慧連張漢宣盡蠻葉秀治林連悌王吳招治方龍臘陳海長虛空陳錦雲徐嘉穂楊素雲

(總計 伍萬玖仟肆佰伍拾元整)

壹佰元：林玉里 張強生 黃淑真 吳金水 王俊和 陳金鉗 蔡春霞 杜國材 陳彥勛 李和成 錢銘聲 蘇信榮 李其威 蘇金英 黃建堂 許晉福 伍拾元：余勝峰

王郭沛治 田光耀 王玉雲 吳金城 蔡方老暫 徐國清 張銀炳 王靜惠 徐慶文 陳馨棻 陳姿杏 李謝好 陳林柳 曾岡腰 李宏明 郭玲譁 蘇莊妹

王銘政
王玉琴
林宣旭
吳銘豐
蔡真光
李亮臣
張耿彬
王美珍
陳慧懋
杜淑滿
呂育昌
蔡武穆
李永祥
洪紫宸
劉金門
高春聖
仙鶯

林宣宇
王玉英
林宣甫
郭昭杏
卓忠振
吳麗華
陳張文
杜淑貞
杜寶瓊
呂育龍
蔡陳如意
蔡依靜
李義雄
陳金治
林建良
徐國津
韓聲瑞

土銘信 廖敏慧 吳 梁田雪銀 紺
郭秋良 黃清標 張振欽 張明峯
林姪子 林美華 吕鯉伶
李俊德 李錦敏
杜天蔭 饒水樹
陳豐貴

陳明德 梁秀卿 吳金田 余雪紅 郭春杏 蔡玉霞 張鈺欣 杜國軒 陳彥弼 王月根 錢炎山 李定靜 謝麗娥 林瑤琴 陳桂華 侯秀蘭

75年12月份收支明細表		
收	上月結存	\$98,131.00
	本月收入	59,450.00
	利息收入	63.00
入	總收入	\$157,644.00
支	本會支出	
	台南市社會救濟金	5,000.00
	捐款—西蓮淨苑重修大殿	20,000.00
	元亨寺打齋	4,000.00
	福田雜誌第6期	6,976.00
	寄福田雜誌及救濟金等郵資	352.00
	劃撥代金及手續費	73.00
	供僧	500.00
	濟助支出	
	吳枝成	3,000.00
	陳清志	2,000.00
	嚴賜忠	3,000.00
出	陳國男	5,000.00
	李薛裁	3,000.00
	陳福山	2,000.00
	林朝明	3,000.00
	吳丙皇	3,000.00
	翁忠興	2,000.00
	陳莊彩鳳	2,000.00
	陳發海	1,500.00
	謝國興	2,000.00
	陳其和	2,000.00
總支出		\$70,401.00
本月結存		\$87,243.00

會長：陳錫璋

副會長：鄭海英

顏高龍

湛然寺福田功德會

(如蒙捐助請利用郵撥)

12月份救濟事蹟

- 
- ①陳發海：住官田鄉拔林村二十九之一號。陳老先生夫婦倆膝下無子女，家無恒產，又年老體衰，無力謀生，平日只靠鄰居接濟。陳老先生前不久因騎單車摔斷右腿，住進醫院。陳太太在憂心無錢負擔龐大醫藥費之餘，不幸病逝，境況堪憐。本會得知，即予濟助壹仟伍佰元整。另陳炳耀居士捐助伍佰元整。
 - ②謝國興：住臺南市安南區青砂街二段七三七巷六十弄六十三號。由於妻女服毒死亡，無力安葬。本會濟助貳仟元，以助善後。
 - ③陳其和：住臺南市安南區砂崙里城北路七三五巷三三二號。為一級貧民戶，近因肝機能障礙死亡，遺留一位七十歲精神不正常的老妻，又無子嗣，喪葬費、生活費都無着落。本會據報，即予濟助貳仟元整。
 - ④陳莊彩鳳：住學甲鎮美和里五十四號。陳老太太早年守寡，其子智能不足且患有羊癲瘋。家無恒產，平日只靠鎮公所之補助金過活。不幸月前罹患腦中風，需長期醫藥治療。本會得知，即予濟助貳仟元整。
 - ⑤翁忠興：住台南縣歸仁鄉。翁先生於十二月九日深夜因車禍死亡，遺留高堂老母與身體衰弱的妻子及三個幼小兒女。家境十分困苦，現停棺於老家，三餐面臨斷炊之慮。全家坐鎮愁城，狀至堪憐，亟待社會善心人士共伸援手。本會據報，即予濟助貳仟元整。
 - ⑥吳內皇：住臺南市衛國街一一四巷八號之四。吳先生不幸腦中風去逝，留下妻子及幼子四名。家境原本拮据，今頓失依靠情況十分淒苦。本會據報，立即派員前往慰問，並濟助叁仟元整。
 - ⑦吳枝成：住臺南縣新市鄉大社村七九四號。吳先生現年五十四歲，前不久腦中風，經頭部開刀診治後，現仍臥病在床。其妻及次男患有精神分裂症，長男在服役期間得知其弟病情發作離家出走，請假回家找尋，又在途中發生車禍，現已變成殘廢，致使全家四口的生活陷入困境。本會據報，即予濟助叁仟元整。
 - ⑧陳清志：陳先生原住臺南縣仁德鄉，現租住高雄縣茄萣鄉白雲村白沙路卅九號。其妻三年前離家出走，丟下四名年幼子女。陳先生身染鼻咽癌及兩側頸部轉移，目前病情嚴重，急需住院治療，但生活及醫藥費皆無着落。本會據報，即予濟助貳仟元整。
 - ⑨林朝明：住臺南市新建路廿五巷十三之一號。由於父親早逝，林先生身為長子，負責全部家計，一家生活清苦。十二月六日，林先生不幸發生車禍，腦部嚴重受傷，目前仍在加護治療中。由於付不起龐大醫藥費，亟待援助。本會據報，即予濟助叁仟元整。
 - ⑩李薛裁：住臺南市民族路三一七巷四十六號。李女士因腦循環障礙，須長期藥物治療。由於家境清寒，積欠的醫藥費仍未付清，因此未敢繼續就醫。本會得知，已於11月份濟助伍仟元，本月再次濟助叁仟元整。
 - ⑪嚴賜忠：住臺南市自強街一七四號。嚴先生體弱多病，無法出外謀生養家，其妻智能不足，膝下兩個幼兒嗷嗷待哺。本會於七十四年十月份給予濟助。目前嚴先生又因胃出血導致貧血，急需醫護調理，本會再予濟助叁仟元整。
 - ⑫陳福山：住臺南市長北街一〇四巷卅六號。陳先生為一中年單身漢，經濟情況本已拮据，又因車禍發生腦震盪，在醫療中，付不起醫藥費，本會再予濟助貳仟元整。
 - ⑬陳國男：住臺南市健康路三九〇巷六十九號。陳先生為家中獨子，上有病弱的老父，下有待哺的妻兒，平日都以打工的微薄收入維生。目前陳老先生因糖尿病、尿毒症住院治療，由於洗腎的費用龐大，陳先生無力負擔。本會得知，立即派員前往慰問，並濟助伍仟元整。

楚石禪詩欣賞（六）

○先師有遺訓

山鳥啼空空

守之不可失

勿云滅度久

常存平居日

野鼠叫唧唧

言是行乃非

苦輪何由畢

○無事晝寂寂

不眠夜悠悠

雜花春爛爛

喬木夏颺颺

霜曉鶴鷗鷗

雪晴猿啾啾

此心坦蕩蕩

何必懷惆惆

○猶猴一舍住

窮窪穴窓通

雜花春爛爛

喬木夏颺颺

貪來心似火

老去鬢如蓬

此心坦蕩蕩

何必懷惆惆

○安危本自致

禍福非他與

小輩數相親

忠言多見拒

三尊不自歸

六極先爲所

勸作有義事

勿談無義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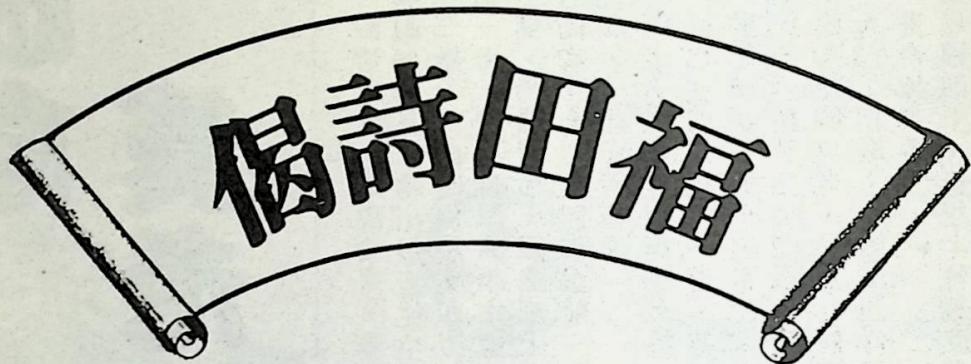
福田會有感

希 錢

莫謂毫毫種福田、拋磚引玉不唐捐、
斗升涸轍塊然活、點滴銣駁甦豁轉旋、
且看騰枝多積善、須知顯爵少前愆、
趁茲歲暮天寒景、曷奮援伸豈有偏。

送王明月、陳彩雲出家 希 錢

勘破俗情脫濁塵、緇衣還我本來身、
三千煩惱今生盡、九眷葛籐再世親、
心佛契交如止水、色空相印自歸真、
霜刀露劍滌除去、步入梯航好問津。



慕忘

月水



滔滔歲月，佛魔波寒，暮年殘更，中夜後夜，了無倦意，老病顛倒是。檢出最近往生佛教耆德莫正熹老居士昔年所賜手札三紙。一函商借羅素西方哲學史等七書。一函描述與道友共集一處，研究佛學新學之樂。另一函告知以全副精神鑽研現代思潮，忙碌情形，躍然紙上。皆是二十年前事。莫老享年八十八高齡，今於彌陀佛誕前一日逝世。生平如來鎧甲護身，流慈歸心，信能安養極樂。

莫老，無疑在台灣佛教界，居長者地位。早在民國二十幾年，既已在廣州香港一帶，傳播大法。時下教界，未多見聞。因其興趣廣泛，對世出世法，有普遍了解，具「科際整合」通識者，亦少超其上。即以民國四十年至六十年，二十年間為例，由直接接觸莫老，詳知其修學過程，涵蓋下列各項：

天台→楞嚴→唯識→西洋哲學→現代思潮→異教→真言→驚奇故實等。

而求世界之安寧，此一問題，比研究佛法尤大，故不能不以全副精神注意及之也。「移時，興趣轉至密法，趣入相當程度解行。又見其勤搜佛教不尋常事故，以廣宣傳。八十幾高齡，尚常至湛然，查詢資料。真可謂倍道而急行，一路青山綠水，皆收眼目，不知有疲勞者。」

民國四十年秋，一日，與莫家一老二小，相遇於竹溪寺三門，莫老告以有一東北高僧，係虛大師門人，卓錫此寺。此即孝祖新由屏東東山寺，移駐台南時節。此日亦為師弟間第一次相見。是年冬，孝祖於寺後殿，晚間講普門品。曾共莫老及道友數人，傍聽兩次。

四十年間，佛法資訊稀有，坊間佛經流通極少。當時所幸孝祖不吝傾篋經典相借外。因莫老是在廣州皈依慈航老法師者，間接得閱讀慈老所存名著數種，如印度六派哲學，因明諸籍等。啟滋教海，厚德未敢或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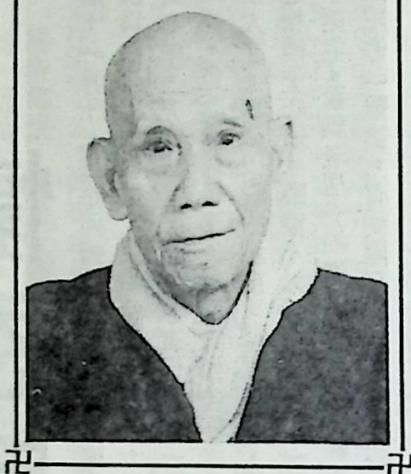
世間有君子能好人、能惡人之說，莫老於佛教之好，於異釋迦。不旋踵，暢言楞嚴可以獨立成宗，述說種種理由。不久，見其為唯識諸論及西洋哲學，撰寫歌偈多首，以備易於記憶。繼見廣蒐時代宗教與思潮書籍，甚至認為「斷絕人類之痛苦」。

約在民國四十一年起，曾親聞莫老力讚智者大師，不愧為東方大師。不旋踵，暢言楞嚴可以獨立成宗，述說種種理由。不久，見其為唯識諸論及西洋哲學，撰寫歌偈多首，以備易於記憶。繼見廣蒐時代宗教與思潮書籍，甚至認為「斷絕人類之痛苦」。

懷念



張念誠



莫正煥居士近影

得悉外祖父過世的消息，我趕忙跟報社電話請假返回台南；到家時已近下午，媽、舅舅、阿姨等人，都已為忙著助唸或趕辦後事，整天整夜未曾闔眼。我聽媽說，外祖父過世時，正巧是彌陀佛誕的前夕，重慶寺有幾位佛爺來傳法，順道趕來家中為外祖父加持；此外，湛然寺水月法師也帶領幾位師父，一大早光臨寒舍，為外祖父助念。這種種殊勝因緣，十足令人感動，也可以說，外祖父一生為佛教盡心盡力，才得以在臨命終時，順利地聚集到如許加持和助念的因緣。佛法所說的因素，就是這樣的靈明不昧。

約莫傍晚六點半左右，我步行至竹溪寺停櫈的靈堂，許是時序入冬，加以微弱水銀日光燈的襯托，使得牆壁兩側貼滿亡者牌位的廳堂，乍然有電影裡陰陽隔界的氣氛。我很快在一角找到安置外祖父靈位的所在，桌上擺列了鮮花、素果。我先跟供奉於靈堂正中的西方三聖頂禮，而後繞佛唱誦阿彌陀佛聖號，誠懇地將些許功德，迴向給捨報的外祖父。

次日母親囑我幫忙整理外祖父的房間，我心頭沉甸甸的，有點揮灑不開的感覺。明知佛法講「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四大苦空，五陰無我」，但無始以來「執常為實」的習氣，卻偏偏不大能適應生滅變異的事實。我甚至還能清楚想見，每當我從台北休假返家，拿佛法的問題請教外祖父時，他那種恨不得將所懂的佛法悉數教導我的那股熱切，以及只有談論佛法才能引起他興緻的神情，還在我的心版清晰的浮現。而如今不過數月光景，當我整理外祖父的房間，他自己所心血灌注的結晶——楞嚴淺譯、見性成佛、驚奇集等書，還擺置於書架之上，而他老人家卻已不能不依循佛法真諦「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的定則，捨卻此不實的報身，而回歸於自性的法身淨土；這種種事實，可謂再一次印證了佛法的說誠實言，也為使我進一步「看破人生」與「放下我執」，上了真實的一課。

再此附帶一提的是，衷心感謝蔡春香小姐，在我外祖父人生的暮年，不時到敝宅探望老人家，相信以蔡小姐此等善根顯露，在修持佛法的過程中，必然有所成就，也期盼蔡小姐發心出家的願望，能夠因緣和合自然圓成，而無有遮障。

謹以此文，迴向外祖父在佛國淨土花開見佛，了悟無生。阿彌陀佛！

懷恩師——莫老居士正熹

蔡春香

農曆十一月十七日是阿彌陀佛聖誕，臺南市湛然寺亦舉行彌陀佛七，我因為白天工作繁忙，只能晚上隨喜。十五日回家途中，句句佛號繚繞於心中，充滿法喜，回到家裏已近十一點鐘，正欲修補稍有破損之金剛經，電話鈴聲響了，佩嫺師姐告訴我莫老往生了。牽著腳踏車，衝出大門，萬籟俱寂的黑夜，冷風颼颼，淒涼的氤氳籠罩著大地，悲戚之情湧上心頭，眼淚不禁奪眶而出，一路上我泣喊著「老居士」！到了莫宅，看到老居士的遺容是那麼安祥，壓抑悲傷之心，念「南無阿彌陀佛」聖號，直到隔日早上八點，接著湛然寺水月法師帶領大家念佛、廻向、祈求阿彌陀佛接引莫老往生西方極樂淨土。

一切法因緣生，確實太不可思議，初中我上的是天主教學校，耳濡目染的是修女們寧靜的宗教生活，高中雖然就讀商校，仍然非常嚮往修女奉獻之精神，但是每當人家問我宗教信仰時，我毫無猶豫的回答「佛教」，事實上我對佛教的教理，思想完全陌生，誤認一般的神教即是佛教，甚至產生佛教是迷信的錯誤觀念。十年前母親去世，我隨師父唸佛，雖然淚水盈眶，雙眼模糊，但是句句佛號卻滋潤我乾渴的心靈。辦完母親的喪事，我常獨自到寺廟，看到師父們那份淡然、祥和的氣氛，總令我既驚歎又羨慕，聆聽梵唱，真是梵音勝彼世間音，於是開始閱讀淺顯的佛教書籍，但是佛學浩瀚，愚痴的我，就像瞎子摸象，找不到真正的中心思想，我虔誠祈求佛陀，讓我尋到一位善知識。蒙佛陀加被，三年前在佛教刊物上看到莫老寫的「楞嚴淺譯」¹³³號序，我非常欽敬莫老譯經的精神與淵博的學識，隔日我到法華街拜訪他，原以為年高德劭，必定道貌岸然，居室高雅，及至目的地，原來是一間破舊的矮小房子，門牌上寫著莫正熹，在牆上一按電鈴，頓時我怔住了，未等我開口，他即說「妳是打電話來的蔡小姐嗎？」，進到屋裏，滿室的書，幾個破舊的桌椅，兩張簡陋的木板床及簡

單的餐具，書桌上放滿了稿紙，我從疑惑中回到現實與他老人家一談，一些佛法上的疑慮，總算找到答案了。他老人家談的興致勃勃，卻無半句玄語，一股「相識恨晚」之情油然而生，從此我與他老人家結下了「如父如師」之善緣。

莫老出版的著作有楞嚴淺譯、驚奇集（上中下三冊）、見性成佛、驚奇雜集，來函索閱的日不暇接，遠自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泰國、及全省各地，莫老一收到信，馬上包裝，當天下午立即寄出。也許諸位收到書的大德並不知道，一位八十多高齡的老人，不畏辛苦的拖著有輪子的菜籃到省立台南高職後面的郵局寄，來回要一個多鐘頭，數年如一日，默默的宣揚佛教，他只有一個心願，願人人皆來學佛。三年來，一下班我即先到莫老處，將書載到郵局寄再回來聽他老人家講解佛法，莫老不只深入經藏，且國學修養亦深，對於向他請教佛法的年青人，他總語重心長的告訴他們要「腳踏實地」，莫老閱經之專注與治學之態度，常令我感動又慚愧。

莫老又發心每個星期日下午，到重慶寺講楞嚴經，風雨無阻。他講經的聲音高昂，每講到精華處，就拍案讚歎「楞嚴經太好了」，遺憾的是莫老的「廣東國語」太難聽得懂，以致聽經的人並不踴躍。更令人敬佩的是，那怕只有一個聽經者，他老人家仍然興致盎然的剖析楞嚴經之精髓，講完經，休息一會兒，我們即相偕走到南門路市政府前五號公車站牌等車，在等車時，老人家總不忘耳提面命：「楞嚴經是偉大的寶典，一定要悉心研讀」我常笑他「老婆心切」。平常老居士也會告訴我他學佛的因緣，他非常敬仰慈航法師，過去法師講經，他隨身翻譯，是法師得意弟子。莫老不只佛學精湛，亦通五會念佛，去年，我為他錄音，莫老正襟危坐，右手敲小木魚，左手持木槌擊打引磬，「南無阿彌陀佛」六字音及「阿彌陀佛」四字音，在開始非常和緩，漸漸進入高亢音急，他老人家嗓音嘹亮，精神完全凝聚於佛號

，錄完一卷六十分鐘的錄音帶，莞爾一笑，毫無倦容，隨即在錄音帶上寫著「莫正熹敬念」送給我。如今莫老往生了，再聽他鏗鏘有力的念佛聲，真是「音容宛在」。

「一簞食，一瓢飲，住陋巷，人不堪其憂，莫老不改其樂」是莫老淡泊的生活最真實的寫照。在他老人家的生命字典裏沒有「名利」兩個字，因此他能放得下，活得自在灑脫，以弘佛道為己任。

前年三月我們與賁公上人同遊台中蓮華山清涼寺，此寺是賁公欲新建的佛七道場，當家慧顥法師先為我們講解全山的建築模型，有大雄寶殿、大悲殿、文殊殿、地藏殿、藏經樓、僧房等，並告訴我們開闢此道場的因緣，及賁公上人祈求佛菩薩加被後所發生之不可思議的事情。隨後賁公帶我們到後山欣賞山中的勝景，四面山峯環抱，山勢雄偉，莫老讚不絕口，雖稍有倦意，仍提起精神環山一匝，回到家，立即寫了「蓮華山遊記」，在佛光山覺世旬刊中刊出。大悲殿落成，我又帶他老人家去，他非常關心清涼寺建築的狀況，每次我從清涼寺回來，皆仔細的向他報告，今年三月我請了一位善於攝影的朋友，將大悲殿、方丈室、地藏殿，及山景拍攝下來，他老人家一面看照片一面讚歎：真是佛教聖地！

今年初，莫老病了，住進空軍醫院，在陪他的幾天裏，他老人家對生老病死之忍耐與安於接受之修持境界，令我肅然起敬。陳大雄、吳世雄兩居士來醫院看他，莫老不顧病魔纏身之痛苦，仍不忘闡揚楞嚴經，並一再叮嚀一定要好好研讀。吳世雄居士感動的五體投地，向他老人家頂禮。出院後身體孱弱，咳嗽的相當厲害，痰中帶血，幾個月前，佩嫻姐與我再帶他去照X光，病情更嚴重。農曆十月十七日是莫老生日，廖居士與我各送他一份紅包，吃完壽麵，我請他許個願，老人家篤誠的說「願佛法興隆，人人學佛。」莫老！您真是當今的維摩詰。

莫老往生不久，佩嫻姐馬上打電話到重慶寺，剛好有七位喇嘛在該寺傳法，有位大德聽到莫老往生，立即請他們來為莫老加持，因緣太殊勝了，喇嘛們亦稱讚莫老生前一定是一位有修持

的佛教徒。莫老一生崇尚寧靜、淡泊，不喜繁文縟節，因此喪事以亡靈得到實際利益為前提，免除一切無意義的浪費。莫老的兒女—健慈師兄、佩嫻、麗嫻姐和我，每天為他誦經、念佛，農曆十一月廿五日荼毘，不可思議的是，莫老的頭骨竟然燒不壞，且亮麗完好，廿七日，健慈師兄、佩嫻、麗嫻兩師姐，四位居士及我，齊聲念佛，將莫老的靈骨送到台中清涼寺。

老居士！願您往生淨土，見佛聞法，證無生忍，然後乘佛慈力與已願力，能廻入娑婆，為衆生講經說法。

阿彌陀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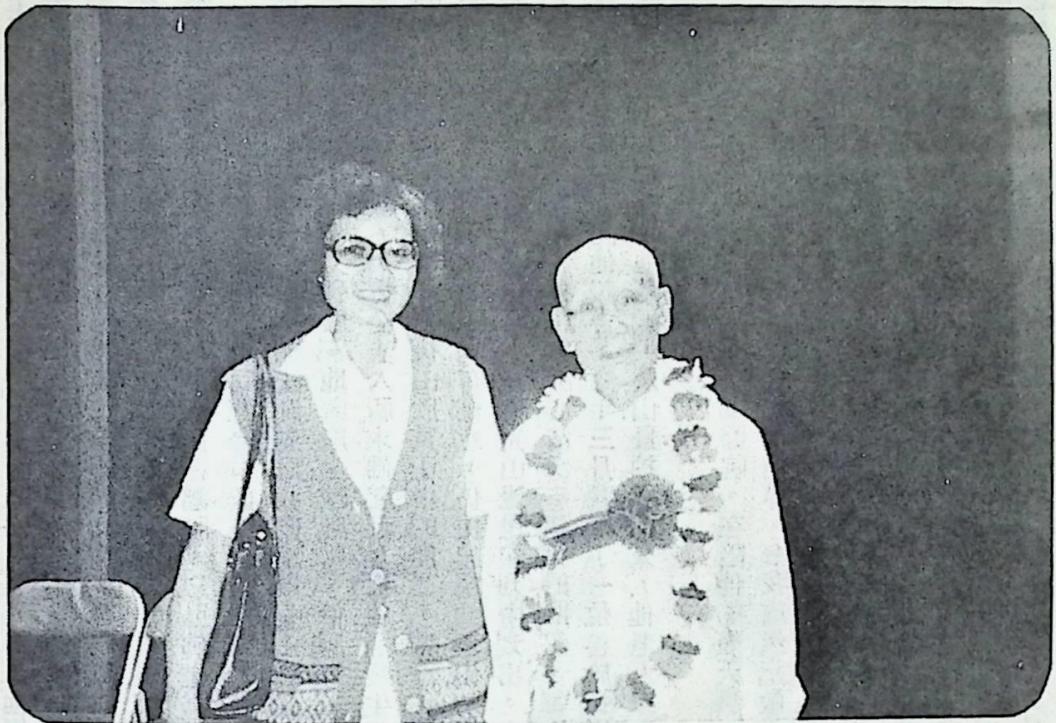
•山華蓮中台遊暢（一右）士居老莫月三年五十七▲

四、最勝中山賞欣山後到（二右）師法老雲賓著隨

•口絕不讚老莫，偉雄勢山，抱環峯山面

我爹的種種

莫佩嫻



模選當年二十七國民於士居老熹正範，時揚表受接親父範影合嫻佩女長與。

自從民國六十一年外子送醫，我便帶了三個孩子回家與父母生活在一起，直到如今，整整十五個年頭。其間前幾年，因為孩子尚小，在國中、國小讀書，都由母親照顧。及至後幾年孩子漸漸長大出外讀書，而慈弟的孩子又需要老人照顧，於是母親便由慈弟接去奉養，因而老爹的生活起居，及整個家庭擔子都落在我一個人的肩上。

我爹從小失怙，頗受到祖母的鍾愛。自讀書以至從事筆墨文書工作，多年下來養成文士的習慣。婚後，母親又是一個賢淑的家庭主婦，把他伺候得無微不至，從未做過粗重炊煮等家事。近這十年以來，讓我照顧，不遇到的地方實在太多；因為我要找飯吃，從事教職工作像小鳥一樣，天一亮就飛出去，直到夕陽西晒才歸巢。老爹白天也太寂寞，中午只好自己動手，把冰箱裡為他盛好的那一大碗飯菜加熱，就解決民生問題。現在想起，是對老爹的一分虧欠。

民國六十七年，當我印贈「世佛」的時候，他老人家以鼓勵的口吻說：「大名鼎鼎的莫小姐，我有好多資料提供給您，如果您全部把它寫出來，真是大名滿天下！」我說：「我能為佛教做多少事？您若把那些資料整理出來，那才是大名滿天下哩！為什麼不自己動手呢？」

所謂打鐵趁熱，我又忙着幫助老爹整理他的文稿，交福峯公司去印。他的那篇王牌大作「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用後半句作書名，由他自己校對印贈了三千冊。

父女學佛，互為增上，引起了他的興趣，於是他又加緊努力，埋頭苦幹的去編他的「驚奇集」。因為老爹究竟上了年紀，國語講得過去，文言文根底也很深厚，他寫出來的作品，多少帶些文言的氣味，怕一般讀者不易了解，所以寫作力求淺顯白話，但他沒有信心，寫出來的文章，都要再三的修改，細細地推敲，抄了又抄，改了又改才肯寫出去。

這種不肯馬虎隨便的精神，沒有不感動不佩服的。在另一方面，我在徵求助印也盡力爲老爹服務。父女倆通力合作，才完成這部大家喜愛的「驚奇集」。

我編的「世佛」，是從原始佛教翻譯過來的，大多數是出自西方「博士」之手，是一部頗有深度的著作。但高深理論不是每位佛教徒都能接受。真是所謂「陽春白雪，曲高和寡」。倒不如老爹的「驚奇集」，淺顯明白，談些因果報應的故事，備受歡迎。

「楞嚴淺譯」一書，比「驚奇集」更早完成，可是那時老爹尚未有計畫出書。因此也就一直將文稿壓置書架，後來才取出出版。

老爹一生不求名利，全心在佛學上鑽研，所謂心堅石穿。老爹也太認真，這幾年來把整個時間都花在寫書和贈書的功課上，真是老將黃忠，愈戰愈勇。可是歲月不饒人，也許是辛勞過度，近兩年來，健康一直欠佳，整天關門閉戶，深居簡出，老病叢生，終至於不可收拾的地步。近一年來，常常躺在床上，毫無氣力，又由於五臟皆弱，大小便失禁，每天我教書回家都要爲老爹洗褲子，爲報父母重恩，心情自然。因爲洗褲子，我也一切放下，寫心經來觀照自己。

「觀自在菩薩……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多：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

是的，要觀空，不要着相。也許是觀世音菩薩的感應，去年年底，我送了一張白衣大士相給菩提寺的一位法師，過了年那位法師突然來我家，教家父打坐，收縮肛門，又把一切烟灰缸和香煙都帶走，於是老爹就戒了一個月的烟又吸，後來氣管有毛病，痰愈來愈多。我就

把所有香烟藏起，和老爹周旋到底，下決心終於戒成功，痰也絕跡了，飯量大增。但大小便還有困難，那是很苦惱的事。終日昏昏沉沉，晝夜顛倒，記憶力減退，眼根、耳根也不管用。有一天中午，忽然走到客廳告訴我，說夢見走進一座大祠堂，裏面好寬好大。又有一天下午，夢見好多的喇嘛到我們的家裡來。又說走到一座深山裡，風景好美麗。又說看到許多高僧！我說：「您若是精神好時，可以起來坐一坐，或是到陽台上看看花」。可是老爹連風都不能吹，偶而從書架上取來兩本書翻一翻又放下，問我結集大毘婆娑論的是在那一個城？是那一個國王主持？叫我替他找金聖嘆注釋的那本西廂記。又說唐詩三百首都翻爛了。叫我把辭源拿來，替他翻三點水的那個「淮」字。又把「魯靈光」替他找出。不知道老病侵逼，還時時刻刻不肯放棄研究，這種精神，真是未見，叫年輕人慚愧無地。

最近幾天因爲腰痛不能起床，我都遲到早退，都在家中照顧。正在接洽幾家養老院，以便送老爹住院，得到較好照料，而卻突然西歸。彌留的前一天晚上，一切還正常，除便閉外，沒有其他痛苦，顯示出宗教修養好深厚。整夜爲老爹灌腸等，作最後一晚服侍。到第二天清晨，我仍匆匆忙忙的出門，下午又要參加校外研習會，直到四時才又騎着車子匆匆的回家，心裡砰砰地跳，直衝上四樓，老爹聽到有人聲就敲着桌子叫我，說好冷。我見他被子掀開，連忙替他蓋上，又把床單、被子、毯子、衣服、褲子、枕頭等骯髒東西全部換下來，自己身上的汗水卻濕透幾件衣服。

爸又叫我扶他起來坐，我去倒開水給他喝，他喝了兩口，又叫我扶他睡下去，此時我立刻去燒水替他洗臉、擦身、擦腳，才去賣飯。等把湯端來他睡着了，我不敢驚動，自己先吃飯，隨後就去洗東西，約一個小時後洗完，我說：「湯都冷了還不喝？」老爹仍然睡着，我

太累，坐一下，直到八時我才覺得有異，用手一摸，原來是冷冰冰的！立刻打電話給麗妹，麗妹說：「走啦，都沒有呼吸！」

這時電話打個不停，慈弟全家和媽媽住在玉井鄉下，要第二天才能出來。小女心慧在長途電話中說，趕快把金剛舍利，「啊」的一聲放進外公的口裡，有不可思議的奇蹟！

我又告知重慶寺，那時他們正在修法，不久林振福師兄領着九位喇嘛來替家父加持，其中有一位是甘波巴活佛轉世的。據林師兄說，經活佛加持過，往生是不成問題。第二天活佛問這位老者是誰，修得很好。

湛然寺那時正在打佛七，第二天清晨，五位法師都來助念。當晚

蔡小姐、吳居士、麗妹和我不停地助念，直到天亮，不敢休息。第二天中午停靈於竹溪寺，又請師父念經，恰巧道宣法師也來念了一卷經。

一家羈旅，諸多艱苦，不敢鋪張驚動親友，本擬二十六日家祭後火化，可是那天一大早就看到有人送來花圈和花籃，又有親友和同修及服務學校的鍾校長來相送，於是臨時就舉行簡單的儀式。在送來的香儀和祭品中，有本校文賢國小鍾校長題有「德望永昭」花圈一對，家長會長甘明德先生題有「碩德耆年」花圈一對，陳珍漢教授花籃一對，廖世釵經理花籃一對，施國雄居士花圈一對，然妙法師「花開見佛」輓聯等。公祭之後送歸仁慈庵。

第二天清晨弟妹和我三人去撿骨，當同時打開三個爐的時候，其餘二個都是燒得平平的，只有我爹的那個，頭的地方是高高的，老和尚把骨灰掃出篩了一下就來撿，我撥了兩下，赫然發現那顆金剛舍利，絲毫無損，我連忙撿回放在胸前的口袋裡。老和尚又把那堆高高的東西搬出來，原來是我爸的頭蓋，雖經烈火，但型狀仍存。我問老和尚和殯儀館的人平時有沒有這種情形？他們都說沒有，只說這位老先

生的頭腦特別好，與衆不同，當時沒有照相機，假如拍照下來可以作紀念。

二十八日早上，一行九個人以專車，沿途齊聲念佛送台中蓮花山清涼寺入塔。那裡風景幽美，正是我爹安息的好地方，同時又可以上山去和賓雲法師談佛法，在此我爹的事情才告一個段落。

人生苦短，雖然我爹在世八十八年，仍是有限的時間，而我從小跟隨着，因此我知道最深，也最能了解。老爹雖非高僧大德，但終生研究佛法，那是很難得的。也是由於這個原因，很多年輕人樂意跟隨着他。因為佛法是一無所得，若有所得則非佛法。

最後有幾點值得研究的：

一、人人都希望身後有舍利，我爹以在家居士，全心研究，是另一種方式修持，據記載，玄奘大師的頂骨有光有色；鳩摩羅什法師的舌根經火不焚；太虛大師的心臟燒不爛，這些都是「碎身舍利」的一種。我爹的「頭蓋」整個托出，不知是否與一生薰習經教功德有關，有待研究。

二、那顆泰國之寶的金剛舍利，是我親手放入家父的口裡，又是我親手從骨灰中撿回，絲毫無損，據說要把遺體燒成灰燼，至少需要華氏二千三百度的高溫，如今我爹都化成灰燼，可是那顆金剛舍利，仍然在我身上的口袋裡，由此可知它的價值！

三、老爹偏偏等我回家，把垢物弄清潔才往生，那是很難得的。十二月十六日，正是彌陀佛誕的前夕，處處有法會，活佛也來到台南，這是殊勝因緣，稀有難得。

四、老爹夢中是遊深山，入了大祠堂，又見許多活佛來我家，一點也沒錯，正巧合了今日的安排，莫非一切都是前訂？

南無阿彌陀佛，願我爹往生極樂邦！

莫居士慧鑒：

正月三日，忽捧接訃書，驚悉令尊莫老人

於上月杪，遽爾生西，慟惜莫名！幸而尊翁臨終正

念，視聽分明，具此祥瑞，堪慰之至。諒已端居安養國中矣！居士遭此大故，哀痛可知。惜不才遠

處海外，未由奉慰焉！唯祈稍節悲衷，自寬五內，

保攝福體，料理善後爲要耳，此懇。

至大德囑咐爲文，將出紀念集一事，末學誠惶誠恐，真不知所措

也！蓋恐畫虎不成反類犬，貽笑大方，如何是好耶

！但念及莫大人之道德事業文章，大可藏諸名山

，垂貽來世；倘無片言隻語以誌念之，則何以遺弔

唁之情，以慰在天之靈哉！！因不揣固陋，用賦鄙詩

爲行，謹荅教命，尙希鑒察，是幸。……

日祉

耑此順候

禮安

並頌

4.1.1987英倫寄出

後學恩廣敬啟

驚聞莫老居士正熹生西，敬賦七律二首，以
誌深悼之意，大德昔日，時賜教言，感戴何極焉。

(其一)

輓詩

周恩廣

碩德耄齡作古人，
訃音乍報黯傷神。

唐風宋采文章伯，
顯學密行悟道身。

此去惜公遺故舊，
將來度世還重新。

所哀萬事皆虛幻，
碧海長天淡月輪。

(其二)

鴻印泥痕記憶真，
誦公儂句感為人。
婆心宣法香盈舌，
老子猶龍隱半身。
卅載風霜全大節，
平生道慷慨淨無塵。
自憐我亦異鄉客，
更與誰期故國春？

懷念

蔡美昭

「莫伯伯往生了」！當洋冬至後收到莫老師的回信時，我不覺得楞了許久，莫伯伯在我的心目中，真是一陣風哪！

莫伯伯與我是忘年之交，他那時住在大同路，我與莫老師時相過從。因她說過：「我們學佛的人，是多念一聲佛，少說一句話」。我覺得很有道理，就喜歡與她親近，常常有事無事都往她家跑，而現在更是登堂入室的常客，留餐又留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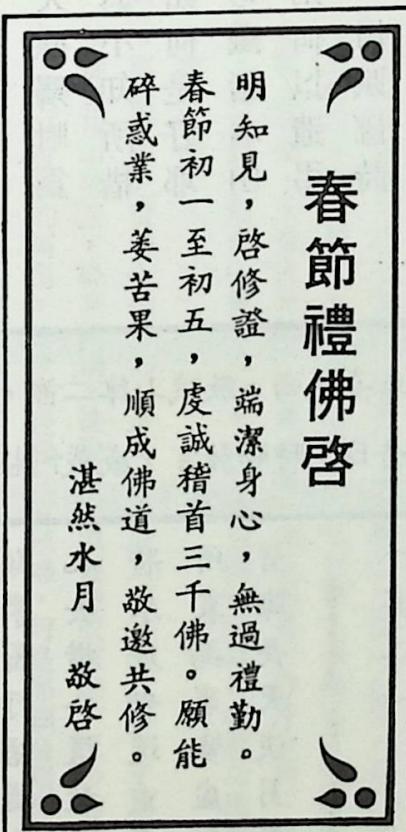
記得第一次見到莫伯伯的時候，很是驚訝：以一位年過八旬的老人，精神是如此的豐饒，聲音是如此的宏亮，加以書法又是如此的有勁。還有更令人欽佩的，是莫伯伯講起佛法來，滔滔不絕，口若懸河，引用的典故，經由他的無礙辯才，處處引人入勝。莫伯伯是爲弘揚佛法而生，只可惜我的耳根並不圓通，對他稍帶廣東口音的國語，聽不太懂，只望著神光飛揚。多方成就的莫伯伯，但我總是如猜謎一般，帶着幾分歉疚的心情離去。

莫伯伯的講經是很藝術化，他懂得以說故事的方式，娓娓道出其中的哲理，而且他的英文造詣不錯，使後生晚輩的我，自嘆不如。他常常用「Once upon a time I heard that ...」來解釋「如是我聞一時」。光看他那付神情，就會令人有一份說不出的感悟。

我從不知道，以莫伯伯的才德，何事不能爲？但是後來才發現，他雖是學佛，但是卻有一付真正讀書人的風格，堅守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氣節。雖然他一生清貧度日，但是

在他女兒莫老師的協助下，將歷年來的作品蒐集出刊，惠贈天下有緣人，皆大歡喜，這實在是佛教界的一件盛事。

莫伯伯的一生行誼，是爲佛教而生，爲佛教而歿，如今安詳往生，佛教又少了一員法將，心中實有說不出的感慨。願莫伯伯乘願再來，爲佛教文化出力！



正更

本刊第六期第12頁中欄第7行第一個字原爲「沒」，誤打爲「設」謹此更正，並致歉意。

湛然寺七十六年度共修表

名稱	日期	時間	說明
法華會	每月初一、十五	上午9:30-12:00	繼續第八遍法華經轉讀、解說、上供、午齋
念佛會	每週六	晚上7:30- 9:30	念佛、開示、大回向
消災會	每月十四、三十	晚上7:30- 9:00	藥師延生普佛
內明會	每周日	晚上7:30- 9:00	基礎佛法學習
聲明會	春秋兩季各十周 每週兩次	晚上7:30- 9:00	梵唄、鍵椎、儀軌教學
因明會	每周六	下午2:30- 4:30	在佛隴研習大疏
天台會	每月第四周六	下午2:00- 5:00	研究討論玄義、統紀、教觀綱宗爲主
福田會	隨時		檀施波羅蜜、部分供僧、救助等工作
福田雜誌	陽曆每月十五出版		普遍宣傳正法、報導、歡迎投稿、贈送
因明雜誌	季刊		以宏揚佛法及因明天台思想爲主
天台藏印行會			第六冊以次
因明藏印行會			籌畫中
助念會	臨時		爲本寺信徒往生助念
千佛會	正月初一起五天	8:00-17:00	頂禮三千佛懺、午供、午齋
慈悲道場	二月十二起八天	8:00-21:30	頂禮梁皇寶懺七天、觀音法會一天
浴佛會	四月初八	上午9:00-12:00	浴佛、上供、午齋
大悲會	六月十七起三天	9:00-17:00	頂禮大悲寶懺
盂蘭盆會	七月十五	9:30-21:00	誦盂蘭盆經、上供、午齋、供僧、晚大蒙山施食
地藏會	七月三十	9:00-17:00	誦地藏經
觀音會	九月十九	上午9:00-12:00	誦普門品、普佛祝聖、上供、午齋
藥師會	九月廿七起三天	8:00-17:00	誦拜藥師佛經懺
結七念佛	十一月十一起七天	5:00-21:30	念佛
如來成道會	十二月初八	上午9:00-12:00	誦成道記、普佛、上供、喫臘八粥

附註：日期除寫明陽曆，皆爲陰曆。完全公開，歡迎自由參加，自行化他。

萬象更新
喜慶

